

岁月凝香

■赵汝轩

每当夜幕降临,听着窗外的风声,我的思绪便回到了故乡湾赵村。那田野、村庄、河流、树林,熟悉的景色蜂拥而至,往事不时在梦境中闪现,亲人时常在梦中相逢。每当想到唐代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我都不禁泪落两行。

澧河大堤如巨龙,盘桓在故乡村庄的南边,日日镇守河道,护卫安澜。

澧河古称澧水,发源于伏牛山,途经方

城、叶县、舞阳,浩浩荡荡奔向漯河。它源出山洞,河水清澈甘甜,是两岸儿女的主要饮水之源。

清清的澧河水环绕着村庄,蜿蜒的乡路随着堤岸向远方延伸,浓浓的乡愁融化在林荫间……

听老人讲,生活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先辈们拖家带口来到了澧河湾,便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一代一代繁衍生息。因祖人姓赵,便有了湾赵村。我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是我最远的故乡。

中学时代,我在郟城县城读书,湾赵村

距当时的县城有十多里路。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每周末或肩挑手提红薯、烙馍等一周的口粮去读书。这十多里的河堤是我上学的必经之地,风霜雨雪、春华秋实,悠悠的澧河记录了我奋斗的青春。考上大学离开家那年,在父母殷殷期盼的目光中、在兄妹们无比羡慕的眼神里,我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故乡、离开了亲人,悠悠的澧河见证了我前进的脚步。故乡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出发点,也是我永远的归宿。悠悠的澧河水,永远的故乡情。

湾赵村地处澧河与沙河间,沙河遇大洪

水时依靠澧河水下泄,历史上多次洪水泛滥成灾,当年多少乡亲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一句民谣叫“沙河涨,澧河让,夹在河套里喝白汤”,真是“一水千家哭,二水万家泪”。近几年,家乡人民利用丰富的景观生态打造了沿河公园,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生活气息融为一体,让家乡变成了“城在水中映、水在绿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人间仙境。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巨变;每次回到家乡,我似乎都听见澧水在呼唤:远方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吧!

红尘百味

知味腊八粥

■七南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喝过了香甜软糯的腊八粥,年的序幕才正式拉开。

每年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母亲都会用尽家里可用的食材,给我们熬一锅浓浓的腊八粥。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母亲说:“腊八喝了腊八粥,暖暖胃,再冷的天气都不怕!往后的日子都是甜的,一年都会平平安安的。”

记得幼时,腊八的头天晚上,母亲就开始忙活了。她先把煮粥用的糯米、豇豆、绿豆、玉米糝、核桃、桂圆干、莲子、大枣、花生、葡萄干等从橱柜里取出,一一摆在碗里,放在案板上。然后将豇豆、绿豆挑拣干净,再将核桃、花生去壳,淘净后用温水浸泡。这些食材一部分是母亲种出来的,一部分是从镇上买来的,专为煮粥而用。像桂圆干、葡萄干平时都是吃不到的,母亲会先给我和弟弟一人抓一小把解馋。

凌晨三四点母亲就起来了,她先往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添水,生火,用旺火烧开后再将备好的食材沥去水倒进锅里,再次烧开后用文火慢炖,一直煮到早晨,浓浓的腊八粥才算基本熬好。昏黄的灯光下,在白腾腾的水雾与袅袅的炊烟中,母亲一边往灶台里添柴,一边用勺子不停搅粥。出锅之前,母亲把几块凿碎的老冰糖放进锅里,盖上锅盖焖上几分钟,这样熬好的腊八粥会黏中带甜,更浓更香。那时灶间还有余火,锅里的粥借着这火“咕嘟咕嘟”冒泡,有趣极了。

“令节清晨煮粥忙,炊烟风散万家香。”腊八这天,几乎家家户户都煮了粥,那香甜的气味袅袅飘进被窝里,钻入孩子们的鼻孔中,让人垂涎三尺。这一天,没有哪个孩子会赖床,都一骨碌钻出被窝,起床要喝粥哩!不仅有香甜的粥,母亲有时还会摊荠菜煎饼、做葱油饼、炸咸食菜,那香味能把小孩子的馋虫勾出来。

按照家乡的习俗,母亲会先盛出两碗粥,一碗放到院里的磨台上,敬奉神灵;另一碗放在堂屋供桌上,祭祀先祖。然后,母亲再给爷爷奶奶盛上两大碗,由我们端到爷爷奶奶那。接着,才轮到我和弟弟。父亲母亲无论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把自己排在最后。

热腾腾、香喷喷的腊八粥盛在碗里,却也不忙喝。端到院里,给院子里的枣树上抹上一些,都是象征性的,像一种仪式,嘴里还要喃喃祷告。这事由母亲来做,传说这样来年枣子会更多更甜。腊八粥里的大红枣正是这棵枣树结出的果实。之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屋里,双手捧起腊八粥喝个腹饱肚圆。那暖暖的腊八粥喝进胃里,温暖又舒心,仿佛喝了一大口春天的阳光。

读陆游诗:“今朝粥粥更相馈,反忆江村节物新。”说的是腊八这一天,诗人早晨路过西村,喝了馈赠的腊八粥,觉得这江边小村的气候景象瞬间进入了新春时节。“腊八粥,吃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腊八是年的序曲,喝过了腊八粥,家家户户就该紧锣密鼓地置办年货,准备过大年了!

童年的味道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朋友餐桌上的一兜爆玉米花吸引了我,脑海里瞬间翻开童年记忆的小册子。冬季的村庄寂静清冷,随着街头巷尾“砰”的一声炸响,寂静的村庄就乐开了花。从寂静里飘出来一股玉米香,顺着巷子里的风,飘逸出一股浓郁的气流。深吸一口气裹着玉米香的空气,我顿时坐卧不安,就再也写不进去作业了。偷偷溜出门,循着响声找去,一群男女孩子围着一个满脸煤灰的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活蹦乱跳”地进入一个长圆形炸锅里。他用铁棍拧紧口,平放在下面的小炉子上。师傅黑黢黢的手扶着摇把,炸锅一圈一圈地转动。师傅时而瞟一眼气压表,时而往炉子里添一下煤。大概五六分钟时间,师傅的脚踩着气压阀,随着一声巨响,烟气弥漫,玉米被高温催化成一朵朵茉莉花样的花朵,似仙女散花般散落。等待已久的男孩子一哄而上,等地上的爆玉米花一抢而光后,才归于片刻的宁静。

排队炸玉米花的孩子一边耐心地等待着,一边眼睛盯着师傅的动作。只要师傅起身拿起铁棍去别盖子上,被雾气笼罩的田野以及河边树上偶尔被惊起的一只黑色的鸟,还有那只夜夜对着紫藤花歌唱的夜莺,都默不作声。麦草垛上,一闪一闪泛着靛靛的光。河面上烟波浩渺,白茫茫一片,水鸟都闭了眼睛,安心地躲进了芦苇丛中。

月亮轻轻地踏着足尖,在村庄里一遍遍徘徊。它褪去白日浓妆的浮华,只披了简单的白棉袍,素面朝天地。今晚,它要暂时栖身于朴素的村庄,如一个厌倦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任性女子,需要暂时的休整、疗伤。村庄彻底安静下来。每一条路都铺满了月光,亮闪闪的、水润润的,让人分不清哪里是月色、哪里是霜华。可是,月亮到底沿着这些铺满霜华的路去向哪里?村口的这一条条黄土路又究竟通向哪里呢?

村庄有那么多秘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口口相传,可是植物和动物们今夜都选择闭紧了嘴巴,守口如瓶。一只梦游的黑色鸟儿飞过,枯黄的草尖上,一片晶莹的霜花,在如瀑的月光下摇摇欲坠。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们端着一缸子母亲精心挑选的玉米粒,拿着大筛子兴冲冲地去排队。一声巨响后,我们顺利地把玉米花收入囊中。我用筛子将其端回家,放在屋里的方桌上,满足感爆棚。如今,想吃爆玉米花格外容易,随时都能买到,甚至在家中都能自己制作,且花样繁多。但无论奶油味、巧克力味的爆玉米花有多香多甜,也不及我童年里吃到的味道。因为,那是让我越吃越回味无穷的童年味道。

澧水悠悠

乡愁浓浓

■贾广辉

乡愁像一瓶老酒,时间越长,越是让人沉醉。

愁是秋天的心。秋天是什么样子的?蓝天、白云和发黄的树叶,老藤枯树昏鸦、小桥流水和远处的人家,“叽叽喳喳”的麻雀、刚刨出来的红薯、躺在地上的冬瓜、西山下的残阳和我忧郁的心情……这一切就构

成了一幅秋天的乡愁图景。我的乡愁,满满的、沉沉的。

年轻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乡愁,蓦然回首,离家已有二十余年。近几年才回到老家城市生活的我,乡愁一点一滴积满心田。

老家离现在的住处不远,骑车也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但我回去的次数并不太多。每次快要到家时,看到年少时经常去的河

堤、树林、庄稼地,我的眼眶便会不自觉地湿润起来。

只是,许是近乡情怯,满满的乡愁我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越走近故乡,心里越难以平静,像大海里的波浪一样。也许是我过于伤感,也许是我离家的时间太长,但不管怎么样,故乡是我心里的那一根风筝线,永远牵挂着……

光阴浅浅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我从小长大的村子里,各家各户的院墙自地面起两米多高的一截都被统一刷了浅黄色。虽说石灰质的涂料晒干之后颜色淡了很多,但在在我看来,那两米多高齐刷刷的黄却让村子有了些高级的味道。

和我家隔了一条路的婶娘家,我最是熟悉和亲近。记得弟弟学说话时,总是把“北京”说成“北究”,婶婶和她家的叔叔就常逗弟弟说来听。大人们的笑声让乡村深沉的夜色也活泛了起来。

前些天回家看爸爸,婶婶在家门前的菜地忙碌。看见我从车里下来,她一脸笑意地对我说:“你爸正说你呢,嫌你回来太勤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爸爸一个人在

家,我就是心里不安,回趟家看看会踏实一些。

她两岁多的小孙子蹲在路边,把土拢起来摊平再拢起来摊开,忙得不亦乐乎。我见过这孩子几次了,竟还没记住他的大名。我就喊他:“小蛋儿,来我家玩吧!给你拿好吃的。”喊过之后我才意识到,他的爸爸也就是婶家的弟弟,自小就被村里人叫作“蛋儿”。蛋儿有了弟弟后,便被唤作“大蛋儿”了。他一骨碌爬了起来,顾不上拍拍手上的土,撒腿就往我家跑。我被他那欢快的小模样感染,幸福瞬间在心中弥漫。

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冬夜,爸爸妈妈要去十几里外的乡卫生所给弟弟看病,我被寄放在婶家。因我一直哭闹不止,她家的姑姑就拿了甘蔗来哄我。我记得婶家床前那盏油灯的微光把棉被照得暖暖的,甘蔗甜甜的味道更是像极了眼前这个孩子的笑脸。

可是,婶婶到底还是把小蛋儿拉回了家,我的心里一下子涩涩的。爸爸说,婶婶曾想让我做干女儿的,想着我都有自己的儿子了,就没有再提起此事。不过,我心里和婶婶早已是亲近得很了。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转头看见婶家门前的几棵月季树,一如这30多年的光阴,浅浅淡淡的。待车子拐过村口的直角弯儿,那两米多高的浅黄,也暖暖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记忆满满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小时候,我们住在牛行街中段临街的一个院落里。当时的牛行街有很多宽宽窄窄的巷子。如今,巷子里被岁月冲刷过的一砖一瓦都在无声诉说着世事沧桑。

顺着巷子口正对面的豆腐店往里走,来到后门,再上几个台阶,就到了澧河河堤。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小伙伴一起上河堤,人民路丁湾桥下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丁湾村的孩子。他们小小年纪腰间就捆着一个竹筐在河边掏螃蟹,且一掏一个准,不一会儿就塞满了一竹筐。作为一个河之隔的城里小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下手掏螃蟹,又实在想掏。于是,找来找去,就找了一根木棍,学着他们的样子,掀起屁股弯下腰,将木棍往河边有洞口的地方捅。谁知,竟蹦出来一只大蛤蟆,吓得我和小伙伴们四处逃窜,跑得很远还能听到丁湾村被夏日阳光晒得黝黑的孩子们得意的大笑声。那幅场景至今还在我脑海中盘旋。

当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看河边垂钓的

人。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很好奇:垂钓者为什么那么有耐心,纹丝不动地看着鱼漂,静静等待那收获的一瞬间。突然,鱼漂开始晃动,垂钓者们真是会找时机,不早不晚地一拉,一条或大或小、活蹦乱跳的鱼便极不情愿地上钩了。还有撒网捕鱼,让人看了更是过瘾,一网下去收获满满,看得我和小伙伴们很是眼馋,总在旁边跃跃欲试。垂钓者和撒网者却总是嫌我们发出的声音太大,吓跑了他们的鱼儿,要赶我们走。

河面上偶尔能看到鱼鹰捕鱼,更让我和小伙伴们深深着迷。渔夫拿起竹篙向船舷上一抹,刹那间,那排规矩矩矩站在船上的鱼鹰便纷纷钻入水中。它们一会儿扎猛子潜入水下,一会儿仰头浮出水面。捉到鱼的鱼鹰衔着鱼、拍着翅膀跳上渔船向渔夫邀功。渔夫一把抓住鱼鹰的脖子,把它吞进喉囊的鱼挤出来,从船上满满的鱼堆中捡起小鱼抛给鱼鹰吃。“小桥流水人家,扁舟渔夫鱼鹰”这幅和谐的画面定格成永恒。

早先没有丁湾桥的时候,我们到河对岸需要坐船摆渡。每到过年走亲戚时,父母便会推着自行车带上我到河对岸走亲戚,那时乘一次船五分钱。上初中放暑假时,同学找我玩,我俩经历过一次险情。那时已经有了桥,那艘旧船便闲置在河岸边。鬼使神差般,那天我和女同学偏要坐船。见破船上没人,我们便双手拉着绳绳往河对岸前行。行至河中心,船死活不动了,河水打着旋,我们被困在河中央。当时正值晌午头,两岸静悄悄的,我们怕极了。后来,是对岸突然出现几个人把我们连人带船拉上了岸。这件事让我至今怕水,那些挽起裤腿摸田螺、罐头瓶里捉鱼虾、夏天下河去玩水的事儿再也与我无缘。

这些都是属于“80后”的回忆。如今的沙澧河畔美景如画:看枫不必去香山,看樱不用去武汉。彼岸花和野玫瑰,常春藤儿爬满墙。观景请来澧河堤,春夏秋冬皆适宜。春有百花夏有荫,秋挂硕果冬寻梅。全民健身来运动,全民阅读读书扬。国内风光无限好,我说俺家乡最好……

今夜无人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月亮走,我也走。我从家门口走到了桥头,它已经从麦场边走到了房顶,半张脸才在树叶里一晃,一转眼却又跑到村头最高的那棵大树的树梢上去了。月亮是什么时候偷偷跑出来的?只有风和树知道。

夕阳渐渐地隐在村庄的后面,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村庄也安静下来。我猜,月亮就是趁这时候偷偷溜出来的。

先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轮廓,害羞少女似的躲在树梢,然后从枝叶茂密的缝隙里探出半个脑袋,无声地窥视着大地上的一切。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这月光里安静下来,村庄恢复了沉静。月亮这才开始大摇大摆地在天幕悠闲地踱步。

银色的光淡淡地从天空中流水一样倾泻,冷冷的,轻纱似的,流过树梢、流过小河、流过田野,流到打麦场里、流到池塘里、流到柿园子里、流到人家院子里。

村子正中那条平坦的黄土路在月光里成了一匹黄色的锦缎。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只剩下了一道道黑黢黢的静默的影子。一阵风

吹过,树影在这锦缎上左右摇摆。那是月亮亲手给它们绣上去的暗花。

白杨树最上面的叶子油亮亮、湿漉漉的,仿佛刚从水里捞上来。它刚刚洗了一场月光浴。

树梢上、麦秸垛上、池塘水面上、房屋顶上,都笼上了一层轻烟似的白纱。

月亮是什么时候跳到水里的呢?我明明看见它驾着马车才在村口的黄土路上驶过。水鸟不知道,芦苇也不知道。

我正在好奇,月亮却又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头顶:圆圆的,静静地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月亮一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好奇地四处打量,就像我好奇地打量它一样。

二

万籁俱寂,月冷霜白。大地、村庄、河流、树木,都在月光里有了一丝睡意。

冷的风从空旷的田野徐徐吹来,若有若无的霜的气息在空气里一点点弥漫。霜给大地上的一切都盖上了一层银色的水晶棉被。

田野里,蟋蟀们统一闭紧了嘴巴,没有了往日的轻吟浅唱;聒噪的蝉声终于停了下来;不知名的小虫们不知什么时候也退出了

浩大的合唱队伍。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和声优美,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合唱队员,不需要指挥,曾经只要一个起声,便会轻轻地、一致地相互配合。不久前的无数个夜晚,它们都在一场接一场、酣畅淋漓地举行演唱会,赶场一样。

草们曾是忠诚的乐队粉丝和忠实的听众。无数个夜晚,它们轻轻地摇摆着纤细的身子,沉醉地摇头晃脑,陶醉于每一个细小的音符。

现在,它们终于安静下来。风微微地吹拂着叶子。草叶早已经失去了水分,叶子们偶尔短促地拥抱牵手,发出一两声细短促的声响。

它们老了,就像两个垂暮的老人,失去了激情和梦想。虽然也会手拉手,但想要的不再是爱情,而是片刻的温暖。

巷子深处传来一两声遥远的犬吠。是谁?从寒夜里归来,惊扰了狗的美梦。

三

大地上的一切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掉光了叶子的树们静默着,一动不动地在这月光下闭上了眼。动物们在夜色里发出了鼾声。



油画 冬日河畔 左国顺 作